



27. MAY. 1941

# 斯文

刊月半

## 第一卷第十二期目錄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 (續完)

殷孟倫

釋思想 (續完)

倪青原

歷史哲學之需要

劉國鈞

鳴謙室雜纂 (五)

徐復

★  
★  
★  
★

文錄

曾緘

詩錄

蕭熙羣

編主系學文國中院學文學大陵金

## 論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要籍

(續完)

殷孟

二

猶讀篇籍，浸沈風味，實爲始事。前修持學，其道有然。所謂：『存大體，翫經文』也。傳注者，譬諸遺塵，誠適其本，何勞重譯？語文諸籍，研習之精，亦不外是。其傳注家之所錄說，以爲參證可也。今言詮釋，擇善而從，其書淳美精治，圓備條貫，要亦不數數觀。略論二三，以著梗概。一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治說文者，可分二端：其一，形體，其一，則說解也。治文字之形體，當以金石龜甲爲左證。治其說解，當以段氏注爲依據。蓋段氏之學，經術文字，兩造其極，故每下一義，洞見本源。盧文弨謂：『段氏積數十年之精力，專說說文，而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子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以擇其是非。』江沅亦謂：『其書形經緯，凡引古以證者，於本義，於餘義，於引中，於假借，於聲，各指所之，罔不就理。』斯春黃君則謂：『段注多說經義，類皆精覈，使人因治說文，而得治經之法，其實重政在於此。』蒙理段氏諸書，輒覺其以經術文字，互證相發，儼然漢師之師法俱在，斷非鄙儒小拘，尋摺隻辭單義，而以爲獨得胸衿者所可與

。其後馮氏桂芬誤段注考正，或甄明段注之蘊，或替補其缺漏，厥功甚偉。（其有駁詰段書，如鈕樹玉之說文段注訂，王紹蘭之說文段注訂補，徐承慶之說文解字注匡謬，諸所糾彈，多不中其窳隙，未足以難段也。）若朱駿聲通訓定聲，桂馥義疏，王筠句讀，比於段作，直便繙器之書耳。嚴可均爲說文聲類，以聲爲經，以形爲緯，衆類連比，各循其次，推廣變通之路，審厥出入之由，既嚴畛域，復觀通會，苞舉張翁，若引網羅，從來於明說文聲類，殆未嘗有，亦治許書所不可少者，又足以爲段書之副貳焉。一曰，王念孫廣雅疏證。有清一代，注廣雅者三家，盧文弨欲爲之而未有成書，錢大昭有疏證，當時爲桂馥所推，羣藏歸安陸氏韻宋樓，全歸日人岩崎氏靜嘉室文庫，世莫得見。通行者，王氏之疏證而已。廣雅之作，其書自具，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滄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爲功於訓詁者至鉅。王氏疏證復就古書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而於先儒誤說，張揖誤采，博

考參酌，以寤其非而證其失。故於其父子著述中，最爲稱首。淵  
通緻密，直深單微，承前詔後，牢籠百世，則斯學不祧之宗也。  
。一曰，郝懿行爾雅義疏。義疏之爲，據郝氏自謂：「欲就古  
音古義，博其旨趣，要其歸會，以同，近，通，轉四科，用相  
統系，先從許書得其本字，而後知其孰爲假借，觸類旁通，不  
避煩碎，仍自條理分明，不相雜亂。」又謂：「其中亦多佳處，  
爲古人所未發。」其與孫淵如，阮雲臺書，更復極論其事。  
胡培暉爲撰墓表，稱其自述，所以異於邵氏者二事，此并可窺  
郝書述作之體。宋翔鳳序其書，以爲邵（晉涵）翟人灑之作  
，未至旁皇周浹，窮深極遠，郝疏成於最後，蓋此書之大成。  
陵唐饒宋，進秦漢而明周孔。推崇繩墨，可謂至盡。顧郝疏多  
因邵（晉涵，爾雅正義）成。（鏞，爾雅漢注）故易於作始。  
彼其爲說，殊有乖謬不情，難爲保信者。（靳春黃君於郝疏之  
因邵臧者，皆加圈識別之。郝疏之謬爲庸論，如謂孔穎達不知  
假借之義，陸德明已不知古音古義之類，皆其鉅失。）靳春黃  
君嘗爲文以評之。（見爾雅略說）此則瑕瑜不能相掩，然不  
以是而竟廢黜。邵郝之書而外，求其美備，殆不可得。黃君攬  
采百氏，欲爲郝疏訂補。惜草稿初具，遽歸道山，猶未能殺青

論定也。）今較郝王之書，論世則爾雅先而廣雅後，程效則王  
疏實優於郝。宜究義訓，澈見終始，自宜持誦王疏爲先。且郝  
疏文辭失之支蔓，有可從刊削者，如云，落本殞墜之義，故  
云殞落，此訓始者，始終代嬗，榮落互根，易之消長，書之消  
亂，其道胥然，愚者關於當前，達人獨以遠覽，落之訓死，又  
訓始，名若相反，而義實相通矣之類。此則繁而不殺矣。）斯  
亦不若王書之斟酌飽滿，無纖介浮僞之病也。（餘杭章君謂  
於聲變，猶多億必之言，文理密察，王氏爲優。靳春黃君亦謂  
郝王二家皆以音理貫穿義話，王君不悉舉說文本字，蓋有二故  
。一者，兩字音義小殊，此字雖從彼變，若無佐證，不肯輒斷  
爲同。二者，音理圓周，義多聯屬，一通段字，既指一文爲本  
字矣，雖更一文以爲本字，亦可成立，徒滋糾紛，難定疑惑，  
故寧闕不說，斯其謹也。按如二君說，此王之所以爲獨絕也。  
）其他方言，釋名，清儒箋疏，實繁有徒，可依次觀省。  
讀書不廢勘校，所以貴求其是而已。戴東原嘗謂：「豈公  
之弊有二，其一，緣辭生訓，其一，守謬傳謬。」段玉裁本其師  
說，與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以爲非照本改字不譌不漏之難，定  
其是非則難，是非又有底本立說之不同，底本者，著書者之稿

本。立說者。著書者之義理是也。因立五事論之。要其終。必以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不先正其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卓哉二君之議。此其規爲所以高世絕俗也！蹈虛之與撫實。其相去蓋遠矣！前世韓非致譏於郢書而燕說。顏介之言校書。輒以「亦何容易」相標。誠於形體音義。依稀莫審。詎非空語辨章學術。欲益之而反損者邪？說文諸書。傳世浸久其鈔寫雕鏤。不能無脫落譌謬。不先施之勘校。則有誤讀誤解者也。學而不思。其蔽則罔。入精神義。始之考文。是故諸本并傳。則詳辨其同異。學說相背。則比論其是非者。又必各從厥類。而以相資證焉。

所謂從者。謂輔以之書也。輔以之書。取足以爲參驗考辨。正遺失。補闕逸。而其書亦不拘拘於方面。自時序言。可以唐前唐後爲之斷限。唐以前者。以經傳舊注及唐人義疏。宋人所爲亦有可采處。陸德明經典釋文。史記三家注。日久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所據正義本。校通行者多至千餘事。近已有人爲輯出之。其間頗有勝義可據。漢書顏師古注。文選李善注。玄應慧琳一切經音義爲之主。此數類中。又真要於釋文。蓋釋文於經典異同。古今並錄。諸家音義。搜訪繁富也。

（今世所見傳本。葉鈔既不可得。自以江山詞履芬所錄十三家校本爲最善矣。）近世考訂之家輒就諸籍摭輯遺文。已亡之書。絕而復續。清季。敦煌唐寫秘鈔。流布人間。又多前賢所未及。闕知者。凡此。皆大發明。有功斯學。唐以後者。以金石聲韻說詞例語源者爲要。金石之學興於宋。其倡之最力者。爲歐陽修。自是搜剔考釋。作者踵武。若歐公集古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皆其先驅。學者究心金石甲骨。自以讀宋人金石之書爲借徑。（宋人之治金石。始於嗜好之癖。耳目之玩而已。楊南仲首釋古器文字。歐陽修爲集古錄。意正史傳缺經。實開研治斯學之先路。已而蒐討鼎彝。考訂圖鑒之書日多。至近代而大盛。且以徧及泉貨。璽印。封泥。陶器。石刻。碑誌等。訖今日而極矣。）清代著述。若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孫詒讓契文舉例。（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卽由孫出。蒙嘗以爲孫羅之書相較。抉發其異同之處。因知羅所考釋。殊爲寥落。）名原（原書墨識頗多。新春黃君嘗一一爲之補綴。）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宜先涉覽。餘則各以類求。從其所好。（金石甲骨之學以辨其器之真僞爲先。文字考釋。以於經史有可徵信者爲據。儘必之談。徒滋紛拏。推比

之術。(世所謂摺法也。)或鄰穿鑿。其有好爲皮傳，創發新義，雖其說可以登一世之聞聽，空之其去於實際者絕遠，未可輒信。餘杭章君古文六例云，古文器異則體異，亦如秦書八體之例，鐘鼎雖有古籀，而筆勢或有增減，今人所得龜甲，眞偽難知，若果爲古物，其文詭異，則自用一體而已。按此說可據。

(聲韻之學，言等韻者，如韻鏡，切韻指掌圖，通志七音略，四聲等子之類，皆審音入門之書。(等韻之學，學者稱爲難理，然能自韻鏡以下，以廣均集均細校，當無不可明之者。宋元明清之所由異派，亦可由是而得其脈絡。)不諳乎此，不足以通廣均之古今正變，而上推於周秦三代。次之顧炎武音學五書，汪永四聲切韻表，錢大昕潛研堂集，十駕齋養新錄，(此指所論於無聲唇音諸則)錢坫詩音表，嚴可均說文聲類，(已見上)餘杭章君國故論衡，(上卷)多以論說古音，又斯學之所以爲尊聞也。(古音之書至衆，先得此數書以研習之，通其條貫，明其繩墨，亦以簡駁繁之術也。)章君且以聲韻綜合形訓，規作文始，的然以見文字本抵，然皆以古音之學，臻乎其極，始克有此。古音之學，必兼聲韻，清代說古音者，或有偏倚，每不能窮端委。理其繁變，即博於聲韻疊均二者之中。

同門意與帶君覆載有雙聲疊韻論，持說甚精，即本斯春君君論學之旨而推衍之者。(夫雙聲之字與韻相繫，疊韻之字與聲相繫，世多忽而不察，因不知其所關之大。故欲知雙聲與均相繫，則詩音表詳之矣。欲知疊韻與聲相繫，則說文聲類詳之矣。自餘斯絲縷葛，撥雲霧而見青天，諸家之書，方多有其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近世斯學，有突過前賢而可紀者，厥爲義訓之發微蘭凡得二端。其一，則通詞言之情，而一洗舊來之誤說。其一，則求語言之本，而融合言文相遠之溝陌。向日學者之說義訓，局趣於說文爾雅之解，不敢有所出入，其施之典籍，又不能豁通其相異之故，輒以生疑阻焉。殊不知文字制作，不必與施使同符。夫心物交紐，蛻變之跡，固叵測矣！若窮極文術，何足以爲追攀？蓋純乎義訓之書，比於經籍，不無闕差。前者但明說解，後者則必有所象，故訓，文法，詞言之情三者，斯其所必兼之者也。故義訓理董，於斯學中，其事最爲難能。荀卿之言曰：「辭也者，集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太史公之傳蒙莊，乃繕之以善屬書離辭。然則循舊，作新，所爲緣而以同異，其理固匪一端可盡，執其後而以觀前，彼鈎稽之難，又以倍蓰，非夫好學深思之士，曷足語此？蓋其事幾微眇矣。

！迨躋乎微眇之境，文法之所爲規模常變，又其至淺易者也。若其審精粗，明凡要，穿幽而出奇，高及之於虛無不可及，是所謂能達詞言之情者，必以此爲大齊。是故義訓之精，自以兼乎三事而言之也。（舊來說文字者，每與文學相歧，此知其始而不知其末，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也。烏乎可？）近人有以遠溯文典析理詞類之法，施諸舊籍，頗有吻合，然其離合異同，尙不足以盡之。吾國語言，以詞位定而其用彰，詞性之辨，則以隨於詞位而異其名。故其於句中首尾之安宅，所以去異域文字絕遠，此不可以一概論也。清代高郵王引之爲經傳釋詞，經緯述聞，（其前有黃生字話，義府，未能醇美，確山劉淇刺取屬秦經籍，及宋世詩詞語錄，以成助字辨略一書，要不若王氏審別擇之嚴，推例之密也。）貫穿經傳，比類合誼，察其虛實何度，爲著其解，德清俞君本之，而有古書疑義舉例，以知周秦兩漢之文，不可執後人尋行數墨之文字，以相簡料。自王俞之說出，羣書疑滯，通者大半。（餘杭章君曰，高郵王氏父子精研故訓，所到冰釋。石履苦心尋繹，伯申承其父業，述聞一編，誠多精詣，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可已者。其始創作經傳釋詞，晚又於述聞中，著經詞誤解以實義一條，驟聆其說

。雖宿儒無以自解，而兩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按如章君之說，王氏書雖有瑕可摘，而大體則爲美善。俞君之說，亦發前人之所未發，章君爲俞先生傳極稱道之。顧其例亦有強施檢括，不免於穿鑿之弊者。承學觀者，擇其不甚寬易本文者可耳。靳春黃君嘗有意就經傳注疏語詞句度之說輯爲一書以作程式，惜未之能成也。）繼之而爲詞例者競作，其書亦有可觀，丹徒馬建忠之爲文通，其言雖有拘繫，要亦宏製矣。前世爲文法者，率陷虛妄，慧業文人自可神悟以解。遼馬氏書出，其文法之類象，乃易觀見，故亡智愚不肖者有其循覽之方。雖所見有淺有深，比於空陳膚泛不切之語，固亦有間矣。如馬氏之爲，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今人長沙楊君這夫曾於其書作爲刊誤，未爲盡得其要。）明語言之本者，段君說文注，財見牙角，外則多以推明本字而止。說經之士之說文字，亦以是爲兢兢。其以摶求文字之華衍，而爲斯學創一新局者，程瑤田之果贏轉語記，（此記蒙有疏證，於此可知文字之相轉意，實匪夷所思，蓋極其用，圓神方智，兼而有之矣。）王念孫之釋大，（此王氏遺稿，但成八篇，牙喉八母已備，

錄則尙可補苴。黃承吉之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見夢陔堂文集卷二。又其義府後序所云，凡字同聲者卽同綱義，綱之統謂者，曲直通之義象是也之說，雖未盡圓通，亦爲創論，儼微劉君正名隅論盛稱之，而因之復有發明。）其前識也。餘杭章君之造文始，考其爲初文者，準初文者，以之統攝會意形聲之字，聲義互治，不間黽忽。其說文字之孳乳，變易，如蟻穿九曲，徒取說文爲之濫井，雖所播鉞，未能延徧九千，蓋其數已二分減一，後來彌縫，是在達者，斯亦前世所未嘗有。（靳春實君有云，文始之爲書也，所以說明假借轉注之理，總集字書書學之成，譬之梵教，所謂最後了義。）夫推跡語源，會歸有極，其事之在遠西，亦近一二百年間耳！中夏資爲討論，自屬後起。前賢之言學也，大氏別義理，考據，詞章而爲三，乃不知其不可以相區異。語言流變隨於世，文辭之抒發亦隨於世。

## 釋 思 想

（續完）

### （四）思想之種類

前文已述及思想之要素，乃爲對象與觀念，二者不可偏廢。爾思維之歷程，則以對象與觀念爲基料 Data，加以選擇。

斯文半月刊 第一卷 第十二期

知其有變，而未能觀察之，則於雅俗。（此言雅俗，謂其近正與否耳。）古今，必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徒見其倫類不通，遽越無紀，未流之弊，何可勝數！彼其所以爲自惠者安在？在學者之窮形壽，銷精魄，以治國聞。蓋又將以是而爲之歸墟也邪？非然者，沒世窮年，老身長子，終不免爲陋儒，吁！可勝已！因斯以談，中國語言文字之學，前儒誤著，光乎篤籍，茲所論述，略明大體。學者有志乎此，可就所舉，奉以周旋，辨其先後之宜，假以歲時之力，於其主者，銳精而研思之，於其詮釋勘校之書，據之以爲參互考正，於其從者，又復廣攬兼取，補所未及。漢魏之作，將以植之本也。後來諸書，將以宏之用也。其間如唐前經傳，清儒制作，則仿昔賢讀書分年日程，次第尋理。不蔽於一曲，不依其所私，通指要，達詞旨，謹守而約施，推類而不悖，其於斯學，則思過半矣。

倪青原

反應，抽象及配合等活動，依據規律形式，影印配合，而成思想，故思想之範圍及涵義，至爲廣泛，茲爲明晰起見，爲之分類如下：

A. 回想。Recollection 或記憶 Memory。爲過去意識或經驗最忠實之再現。追憶官覺中強烈之刺激與反應。溫習腦海中深刻之印象及觀念系統。故嚴格言之。記憶本身。並非思想。因記憶過程中。並無配合之行爲。其所憶及者。爲過去之思想。現成之觀念系統。雖間有選擇作用。但終無新穎意思。其所憶及者。決不能如初次經驗時。生動活躍。而祇有稀薄淡澹。所謂記憶模糊者。卽此之謂也。惟記憶之功用。除使過去之意象。重新再現外。尙能喚起悟性。使有新穎認識。新鮮見解之興起之可能。故記憶實創造之前導也。

B. 願想。Wish-thinking 或想像 Imagination 爲依據願望而隨意或自由配合之觀念。不必有客觀事物相印證。此等願想。又可分爲數類：

(1.) 夢想 Dreaming, 例如：「感此懷故人，中宵夢夢想」。王浩然。照。

(2.) 幻想 Fancy, 一切非非之想均屬之。

(3.) 遊蕩 Mind-wandering, 例如：「眼看帆去遠，心

逐江水流」。李白·江夏行。

(4.) 散想 Wool-gathering, 例如：「一鶴東飛過滄海

。放心散漫知何在？」

願望之產生。或迫於實際環境之需要。或出於偶然之感懷。不許客觀事物之是否可能。但爲如意順利之配合。既未經思慮之嚴格批判。又漫無實現之步驟。與行爲可完全脫離關係。故非吾人所能控制者。然而望梅止渴。畫餅充飢。亦非全無心理上之功效耳。願想之積極者。富則創造性。雖不必有過去事實之印證。然頗有激動人生向前奮鬥之精神。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誠足爲堅苦奮鬥者之奮興劑也。

C. 凝想或美感。Aesthetic appreciation: 爲吾人對於秀麗雅潔。鮮麗潔淨之事物。所發生之欣賞與同情。因愉快而起愛慕及佔有之思念。自表面視之。此種快感。純係感情。用。而與思想不同。實則非也。美感之雜有情感。自無疑問。然一切思想。均須基於感覺。及由感覺伴起之情感。惟其濃淡之程度不同。故於其他感覺中。情感之成份。不易覺察。而於美感。則甚爲顯著。然如哀思。懷想。感傷等思維活動中。情感之濃烈。較之美感。有過之無不及也。而美感之所以無顯著之觀念配合作用者。乃爲情感所滲透。而由聯想所生之判斷又與情感融合。而成所謂之和諧。故非無配合作用也。



D. 推理 Reasoning: 爲聯繫有關之觀念，便成爲一系統之歷程，故爲正常之思維，推理在吾人日常生活中，所佔之地位，極爲重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亦惟能運用推理，以解決問題耳，故人素有理性動物之稱，然同一推理活動，其依違客觀事物之程度，至不整齊，有僅符合一部分之事物者，有與事物全部密合者，故推理亦可分成不同之階段也。

(1.) 猜想 Guessing: 即根據極小部分已知之材料，或竟無所根據，所下之判斷，故爲推斷者，其懸想事物之景象，參以已往之經驗，作思維上之探險，其中觀念配合之程度，至多不過半正確者，然而在求知知識之過程中，所佔地位之重要，不減於任何思維也，即科學方法中之假設 Hypothesis, 亦莫非猜想，因假設爲猜想之最高峯，猜想雖易有錯誤，然正因錯誤之發覺，反能開拓思維範圍，擴大嘗試活動，而使人生有更豐富之意義，且一切正確之推理，莫不基於猜想，故不能以其易生錯誤而蔑視之也。

(2.) 解悟 Understanding: 爲對於對象所產生之觀念系統與對象整體之關係之觀察，而明辨其所以配合之原因，及如何配合之方式等，解悟事物，即謂對事物之性質，結構，變動

等現象及因果，了然於胸，所謂靈感 Inspiration, 所謂透視，或洞見 Insight, 莫不以解悟爲其基石，解悟過程中，觀念之配合，有賴于天賦之直觀者半，有賴于人工之訓練者又半，而所謂靈感，或透視，則必需極深刻之同情心，及敏銳之直觀，而知識之訓練，尤爲同情心及直觀之基礎焉，解悟又可分頓悟及頓悟二者，漸悟須經一定之步驟，循序而進，故須賴訓練，頓悟則純屬觸機偶得，有豁然開朗之境界，雖須間接經過訓練，然終無一定方法，可資傳授。

(3.) 創思 Creative thinking: 爲觀念與經驗之適當配合而產生之思想，富有新穎材料，故雖有局部根據經驗，而全部則頗有超越已往經驗者，然因其依據合理之物理規律故頗有實現可能，此種創思與願望中之理想，極相接近，惟創思與想像不同，蓋前者有統制事物之原則，爲其基礎，故與自然界組成事物之理相符合，而後者則並不計及客觀事物之理，而僅憑主觀之願望，故祇可聊以自慰而已，而一切自然科學上之發明，文學上創作，社會科學之開展，甚至美術上之傑作偉構，均不能無創思爲之成分。

(4.) 科學思維 Scientific Thinking: 爲思維中最高之結

品。蓋能與客觀自然界之對象，完全符合。理想與創思，祇有局部符合，故無一定實現之把握。科學思維，則始終能與事實密合，科學思維，有時亦稱為反省思維，或邏輯思維。然而科學思維實兼包反省思維及邏輯思維之內容，而又超越之。邏輯思維之起，必有一定之目的，其思維歷程，亦必向此目標，循序漸進，使所獲得之解答，前後一貫，不相矛盾。尋思未知事實之真實性，以解答問題，適應環境，而科學思維之興起，必先有疑難問題當前，或有預定之目的，根據已知事實之知識，搜集未知材料，按照一定步驟，循運一定規律，運用一定方法，反覆觀察，推理，實證，而求最滿意之解答，科學思維之所以能達此境界者，以其思維內部之要素，對象與觀念，完全密合，觀念間之配合，完全與自然界事實物組成或變化之原則相吻合故也。故根據科學思維，預測 Prediction 始有把握。然此非謂科學思維，有絕對之正確性，蓋微妙之變化，不規則之變異，如突變，創變等，常逾越定律之規定，而組成例外。此則未知因素滲入之故，事即知識之限度，然無論如何，科學思維，實較其他思維方式，更為可靠，則無疑矣。

E. 共想或集體思想 Collective Thinking: 即集合興趣相同

，知識程度相仿之個人，研討共同之問題，交換材料，交換意見，共同思索，共同審查，共同結論之謂也。蓋不僅宇宙之謎，自然之奧，往往非一二人所得而盡窺，而必集多數人，共同探討，各盡所長，各獻所得，即日常生活中所有之問題，亦何一非須藉多數人之意見而求解決者。俗謂「三個皮匠，抵一個諸葛亮」其語雖俚，其意至真。集體思想，在學術文化史上，已為習見之事實，前賢之思想，與學術，必經後人之闡揚發揮而愈趨昌明光大，甲宗之玄機，必賴乙宗之反覆辯難，而更精審謹嚴，故不僅傳授衣鉢，為宏法闡教之要訣，即抗辯論戰，亦莫非發揚學理之捷徑，故今日之大學，研究院內，莫不有討論班 Seminar 之創設。國際間疑難問題，亦有所謂圓桌會議者，無非集體思想之方式也。集主張不同，思想背景不同，實際需要不同之個人，濟濟一堂，各抒所見，各述所需，交換材料，交換意見，互相諒解，互相讓步，以求獲得公同標的，而求解決途徑，此種結果，決非一二個人，隔離對方，孤思冥索，所能獲得者也。或他師生一堂，各述心得，各提疑難，互相辯詰，互相引申，他人藉數月或數年之研究心得，可於數小時間，了解無遺，我積久未決之疑難問題，經他人之輕語點破，

即能恍然大悟，此中更有無窮樂趣也。至於彼此研摩，合力破  
除疑難，則更為集體思想之僅有特點，惟集體思想，必須共守  
公約，方能收效宏大，否則弊病百出，反為學術進展之阻碍也  
，所謂集體思想之公約，概括之可得四端：

1. 動機純潔：共想之目標，應純為尋求真理，明辨事實  
，不固持偏見，不滲雜成見，大公無私，唯理是從。

2. 坦白公開：竭盡心智，虛懷探討，知則盡抒所見，不  
知則緘默不言，不以言自我出，而必強為辯護，不以意非我有  
，而必肆為抨擊，報告所見，絕對忠實。

但補充者：恪守事實，耐久懷疑，尊重不同意見，準

備重考考慮，探察辯難者之可能理由，採納對方所得可靠結果  
，不以發言人地位，影響言論。

4. 親善幽默：態度親善，既可祛除猜忌誤會，又可增進  
友誼，促進了解，而適當之幽默，尤足提高討論者之興趣，輕  
語挑動，耐人尋味，更可和緩雄辯競爭之空氣，歡洽融合，惟  
幽默應以不傷雅，不俗為要。

綜觀以上各種思想，當以科學思想 Scientific Thinking  
為最高之方式，科學思維之所以可貴者，以其能由訓練而得，  
且其思維結果，較一般無方法，無訓練之思想，較有把握，較  
為正確，惟科學思維，究應依據何種方式，如何訓練而得，則  
當另為之敘述之。

## 歷史哲學之需要

——在五大學 學 律 度 談 會 講——

本文所欲討論者是歷史哲學在現時之需要。其主旨僅在說

明歷史哲學何以為吾人現時所必需。並非對於任何一派之歷史  
哲學有所批評，更非對於某一種歷史哲學有所主張。此應在題  
前說明者，倘因此誤起史學家及一般學者之注意，進而檢討各

種歷史哲學以明其短長是非，則本文之願達矣。

關於本問題之討論，擬分為兩部分，一何者是歷史哲學；  
(二)歷史哲學的需要。蓋不先說明歷史哲學之性質，即不能  
說明歷史哲學何以需要也。

劉國鈞

甲、歷史哲學是什麼

欲明歷史哲學之性質當先知吾人通常所用「歷史」一名詞，實含有二種不同之意義。一者指人類各種活動在時間上發展之歷程，二者指關於此種歷程之紀錄。一為事實；一為事實之紀錄，兩者截然不同。今姑名前者為史實；後者為史記。吾人由史記以知史實；然絕不可謂史記所載均為史實；亦不可謂一切史實均在史記之中。此事實與記載之別，固今日治史學者之所公認者也。

今姑為歷史哲學立一界說，則可曰「歷史哲學者，解釋史實之性質，尋求史實之意義，及研究史實與史記間關係之學問也。」歷史哲學即是吾人對於歷史之看法，故亦可名曰史觀。亦即吾人對於歷史之態度；但須將此態度加以合理的說明耳。歷史哲學根本是一種理論。此理論之目的在將歷史的事實說出一種道理以使人理解之，其本身並非史實之記載。但關於記載史實的方法，即史記如何始能表現史實，亦在其討論之列，蓋離開史記，吾人即無由得知史實，故史記之正確性真實性，實為了解史實之基本條件；而史記如何方能正確而真實，實為一重要問題，現今治史學者稱此方面之研究為史學方法論。有種史家

，極推重史學方法之研究，惟不認其為歷史哲學之一部。但以本人愚見，史學方法之研究，實係一種理論而非歷史，與其屬之於史記，毋寧屬之於歷史哲學。現代史學方法論之泰斗伯罕姆 Berthelm 即以歷史哲學與其方法論共為一書。故本文所立之界說亦包括方法論在內。此可謂為廣義的歷史哲學；若除去此部分則可謂為狹義的歷史哲學。現今有若干史學者謂歷史哲學與史學無關，意謂寫作史記可無需歷史哲學也，此當指狹義的歷史哲學而言。若方法論則現代史學家無不講究之者。但即此狹義的歷史哲學，亦非與史記絕無關係。史學家謂其無關係者實因其已於不自覺中採有一種哲學的見解也。

歷史哲學對於純正哲學關係至為密切。許多歷史哲學上的主張多為其人之純正哲學之應用。如柏拉圖、奧格斯特等，哲學史上之例甚夥。但亦有些思想家以其對於史實的理想為其哲學之中心者如赫特兒 Herter，如黑格兒，如馬克斯韋伯等。蓋歷史哲學係以哲學的態度，說出史實之道理，故凡純正哲學上所研究之問題大都可以歷史哲學之觀點一一重行研究之。惟在古代學術之分野不及今日之明晰，故此類思想恆雜於所謂政治社會等思想之中，此則吾人所宜注意者也。

在歷史哲學中其方法論部分實爲後起。十九世紀以前之歷史哲學家大率皆注意於史實方面之解說。此可謂爲歷史哲學上之本體論。或注意於史實的價值與意義。此可稱爲歷史哲學上之價值論。又有就吾人之歷史知識之本身而研究之者。雖立說者不多。但實不失爲一極有趣味之問題。此可謂爲歷史哲學上之知識論。合之研究寫作史記的方法之歷史方法論。是可謂爲歷史哲學之四大部分。各部分所研究之問題。今不能一一詳舉。僅略舉其重要者以示例。

關於歷史本體論有下列諸問題。(1)史實的本質爲何？人類從古到今之活動。其究竟相爲何？黑格兒謂其爲「思想之發展」。馬克斯恩格斯謂爲「物質的變動」。皆此類也。(2)史實發展的歷程究竟如何？其中有無一定的規則。如那衍之五德終始說。古代中外所流行的天命論。黑格兒所說的辨證法；馬克斯的唯物辨證法等皆是此問題之正面的答案也。(3)史實變動之力量從何而來。其結果向何處去？亦爲此部研究中一大問題。古今諸家所創立之神意說。機械論。英雄主義。宿命論。及自由創造論皆企圖解答此類問題者也。

歷史哲學的知識論有兩大問題：(1)歷史的知識如何可能？此即純正哲學中知識論上「如何可以認識過去」之問題也。環視之

似甚簡單。吾人知有五千年前之事。正如吾人知諸君之在座。憑吾人之認識能力知之耳。然細審之。則其事殊不盡同。吾人知諸君之在座者。以吾人感官有所接觸。因產生如斯之知覺耳。尤有進者。吾人與諸君同時並在。吾人所得之感覺上的刺激即諸君之實體所賦與。故吾人得以知諸君在座者。吾人認識之對象與吾人認識之活動同時並存也。但五千年前之史實則既已過去矣。而吾人今日始知之。此認識之活動爲現在的。現存的；但史實則已過去而不存在。至少不能謂如諸君實體之存在同樣的存在。而予吾人感覺以刺激。如此。若遲謂其已不存在。則既不存在。即等於無。如何可以成爲吾人現在認識之對象。若謂其仍存在。則其存在之方式必不能在現在之空間時間以內。必不能與現存各物有相同的存在。否則不成其爲過去的史實。然脫離現時之空間時間尙可謂之存在乎？由此推論則吾人如何可以認識過去之史實。實爲一謎。若謂由歷史遺蹟可以知之。如見廢舊堡壘而知爲漢代之邊境。但此待吾人所得現在之印象乃一殘存之古堡；至古堡之爲漢時物。則推知也。吾人憑何而得此「漢代」之印象乎？若謂讀史紀可以知史實。則讀史時所得之印象。不過白紙上有黑字而已。就此白紙黑字而推知某史

學者會如是云云，亦已有不正確之處，更從何而知其所云之爲實事耶？由此言之，歷史知識幾乎不可能矣。此點不解決，則歷史無理論的根據。但以鄙人愚陋，實未見歷史哲學家乃至史學家對此問題曾作徹底的研討。惟純正哲學家之知識論中曾偶涉及之耳。然人類之有過去，過去事蹟亦能爲吾人今日所認識，均不能否認，則此歷史知識如何可能一問題，終不能不謀解決。吾人不欲休謨，問「歷史知識是否可能？」而效法康德將此問題寫作「歷史知識如何可能」者，正防墜入懷疑論之窠臼而根本推翻史學耳。(2)歷史的知識如何可以正確。此即知識論上之真理問題。上段之末已涉及此點。蓋吾人既不能獲得史實之本身以與記載相印證。則所憑皆間接之證據。用間接之證據以判斷一種主張是否正確，至爲不易。其可信程度如何，論理學家於此，毫無定論。至關於真理性質之學說，有所謂融通派者，有所謂符合派者，有所謂實驗派者。就現在史學家所用之方法觀之，似傾向於融通派。其個別史實之證明，有時亦用實驗派之說；用融通之法往往祇證明若干史料之無衝突，究不能保其必符合實況。而實況如何可以爲吾人所得知，尤爲基本之基本。今之寫作史記者憑史料。而史料不皆可信。例皆認所

謂直接之記載爲可信。然吾人所目擊身歷之事，不皆能翔實紀錄。已爲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及一切科學家所公認。則所謂最可信之紀錄亦不過想當然而姑認其如此耳。然若史料之可信程度，不過如此，則根據史料而來之史記，其可信者又何如？今之史學家最重可靠之史料，然歷史之事實既不可復演，亦不得復見，則史料之可信與否，皆憑間接之論證。則本問題固不失爲從事史學者之一先決問題也。

關於歷史哲學之價值論方面則爲尋求史實之意義與價值。其一，尋求過去之事蹟對於吾人今日之關係，所謂 *Living Past*「活着的過去」即是此觀點的產物。如此，則與吾人今日生活無涉者，卽可以「未曾有」視之也。其二在過去事實中尋求若干定律以爲吾人今後行爲的標準。遠之如赫特兒的社會發展律，近之如繆恩林先生「吾國歷史所給予之寶訓」皆是也。三則就過去之事件或人物之行爲予以道德或倫理的意義而用爲後人行動之標準，所謂史家之褒貶與夫春秋中尊王攘夷諸觀念是也。楚詞天問一篇，追尋歷史事蹟之意義，實爲歷史哲學研究之發端。史記伯夷列傳所表現者亦史公對於傳統的道德史觀之二種懷疑。此方面之研究與史實歷程方式研究不同者，一則就其對古

人之關係而言；一則就其本身而論也。以此之故常不免帶有相對的色彩。時勢不同，是非即異，歷史估價反無定準。有種史學家頗不喜之，而欲立一「垂諸千載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標準，但夷考其實則往往不能如此也。世人關於史學功用的各種主張往往由其價值觀念而起。寫作史記者對此問題均有所主張，不過有時自己不覺得耳。

至於史學方法論，本可視為知識論之一部，在歷史哲學中頗有附庸成爲大國之概。今日著作甚多。不必細論。但舉兩點(1.)各種方法論似均不能脫離一種真理論，否則不能說明其所用之史料何以能表示真正之史實。(2.)各種方法論均不能離價值之觀念。否則其選擇史料之標準將無從決定。故史學方法論，即使不認爲歷史哲學之一部，亦必以歷史哲學中若干原理爲其前提也。

#### 乙、歷史哲學的需要

就前所說，則歷史哲學之需要已可想見。今試分三點說之。

第一、歷史哲學爲寫作史記之根據。方法論所說，本爲寫史之預備，其關係已不待言。然史家作史記時對於史料之蒐集、整理，與使用均不能脫離其人對於史實性質及其發展歷程之態度

。吾人深知史家寫史時必不能將其所認爲真實之一切史料完全容納編入書中，故其去取之間，不能不有標準，此標準，即其人對史實之看法，亦即其人之歷史哲學也。在尋求史實間之相互關係，或詮釋史事之意義時，尤爲如此。故信馬克思主義者所寫之歷史與主張國家主義者所寫之歷史，即截然不同。而同一事實，例如災變，在信神祇者可視爲神祇之示諭，在信自然主義者則認爲人謀之不臧，因之其寫入歷史時之解釋亦各異。此皆可見史家對於史實之見解，實爲其寫史記時之背景也。

有種史家以爲歷史如此寫法，祇足表明史家之偏見，而非真正之歷史。真正之歷史應持純粹客觀之態度，如事實之真態而記述之。然此在事實上爲不可能，蓋史實之真象既已過去，誰能辨所記之是非。韓非子所謂舜禹不能復生，無以定僞墨之是非者，正是此類。且嚴格論之，吾人對親歷之事是否能得其真象尙是疑問，况於過去之事實乎。即使能做到如史實之真象而記載之，不表明其關係，不闡述其意義，不批評其是非，則所謂史記者不過許多零碎之事實，最好亦不過一本流水帳簿，此王安石所以譏春秋爲斷爛朝報而近日史家所以不滿於紀年體之著述也。由此觀之，無哲學背景之史記，實不足以表現史記之

價值。而吾人所能以知史實者，實由於各種史記。吾人今日所知之過去史實，實皆為各種歷史哲學所薰染之史實也。即所謂史料者其本身已是一種紀錄，即不免反映紀錄者之心理態度，故亦即含有哲學的色彩。故吾以為史學家利用史料以寫史記時，不僅應審查其是否可信，且當檢查其哲學的背景，以免有誤用史料之嫌也。

第二、歷史哲學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動向。此即所謂歷史上的自信力也。當一種歷史哲學普遍流行之際，則其國民之行動，即受其指揮而不自覺。中國普通人之看歷史，皆從天命之立場着眼，故「真命天子」之觀念自兩漢以迄現在，普遍流行民間。一方面代奸雄壓伏了若干反對派，一方面亦造成一些叛亂的領袖。又如德國自費希特黑格兒以後即自認德意志民族為最高尚完美之民族，負有統治世界之大任。於是有威廉第二及現在希特勒之橫行。再如墨索里尼之以恢復羅馬精神為標語；最近邱吉爾羅斯福以維持民主政治為號召。皆可看出其人民思想中對於自己國家之歷史的使命與責任有一種認識也。吾人現處於大動盪之時代，吾國家將來之命運如何，吾人所企望達到之境界為何？皆與吾人所認為中華民族之歷史的使命有關。為

奴乎，為主乎，抑以自由平等之地位與列國共負世界和平秩序之責歟？吾人不能不於吾人之歷史中求之。惟所求者非欲得歷史之史實，而為史實之意義，即一種歷史哲學也。一多難與邦一公歷史上教訓之一，亦即歷史哲學中一原理，本茲信條努力邁進，固不必如失敗論者之自掘墳墓也。是以時代之變動愈急，則歷史哲學之需要亦愈大。


第二、歷史哲學可以成為一切政治經濟教育各種制度之根據。蓋歷史哲學實為人類活動之一種解釋，則凡人類所有活動之各方面均在其範圍之內。歷史哲學家依其興趣，有僅為原則之陳述者，有將其原則應用於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而成一整個系統者。古來最詳盡之歷史哲學系統之一，當推中國之五德終始說。此雖有相生相勝兩派之不同。但基本觀念均為五德。由此五德以推定典章制度、服色、旗幟、宮室歷法、律度量衡，各有所當行。每易一德則全盤為之更易。在此說勢力之下，國家政治社會制度全受其支配。觀於秦漢間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實可見也。現代則蘇維埃制度下之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均莫不以歷史的唯物論為其出發點。一切政策，一切言論均萬變不離其宗。此歷史哲學之一系統整個實現於現代者也。又如英美國家所



標榜之自由主義亦有成爲一種歷史哲學之勢，而與自由主義相  
關連之一套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亦自成一系統，不與他種觀念  
下之制度相同，故在現今世界上建設一個國家，不有確定切實  
而爲大衆所共認之歷史哲學爲基礎，未見其能產生實際的效果  
也。由此言之，歷史哲學有理論上的需要，有實際上的需要，  
無論從事於寫作史記之史學專家，或從事實際事務之政治社會  
經濟教育等各種人員，乃至爲國家之一個公民，皆莫不當有一  
種歷史哲學作爲指導之原則。現代國家中，不之以政治權威制

### 鳴謙室雜纂(五)

說文義古文說

說文義部，襦，耕也，从晨，夂冬切，古文作。又衣  
部，襦，漢令，解衣耕謂之襦，从衣，夂聲，息良切，古文作  
襦。復按二字古文，全象人形，比類觀之，其首屈手足及莖笠  
之形皆畢具，古者造字不嫌鄙俗，故下復象其私也。叔重引漢  
令解衣耕，正說古文之形，段玉裁謂不能得其會意形義所在，  
故於此略說之。

說文襦說

說文衣部，襦，短衣也，从衣，需聲，人朱切。又短，豎使布  
長襦，从衣，豆聲，常勿切。復按襦之言濡也，如今短襦，服  
於內者，短之言短也，爲僮登之服，以便事也。顧注急就篇云  
，短衣曰襦，自膝以上，則短長或僅及於膝矣。許云短爲長襦  
者，以其外服，故較襦爲長，非謂其如長袍也。王筠乃謂襦短  
均有長短之異製，則惑矣。

胡著中國文字學史正誤

近人胡樸安撰中國文字學史，其第二編文字學前期時代，聲讀

定其所謂國史者，不容有第二種不同之敘述。此雖見其固陋，  
但其欲藉此以一種固定之歷史哲學統一其人民之思想與行動，  
則其意昭然若揭。而歷史哲學之重要更於此可見矣。若干史學  
家以爲寫作史記可以無庸歷史學者，實不自覺其已接受一種  
傳統的或流行的史觀耳。今之治史者，極重批判，吾甚願今之  
史學家於批判史料之外，更一批判其自己所持之史學態度。不  
知亦有當於史學家之意否？

徐復

之發明一事云，聲讀之發明，始自宋朝，列舉楊果物類彙，王  
觀國學林，沈括夢溪筆談諸書，以證其說。復按楊果物類彙，  
乃晉人著作，胡以與宋人王觀國沈括並舉，是忘其爲晉人也。  
又三才文字學後期時代，朱駿聲之字學一節云，於朱書可得  
聲讀之用，所舉四例，多涉穿鑿，其甚者乃類於安石字說，足  
以使人迷罔，未可依從。

經學歷史法誤

近人周予同經學歷史法，其補遺有云，關於皮錫瑞傳略，近得  
武進李釋（法言）所撰傳云云。復按李名法章，字釋之，曾撰  
近代名人傳二編，刊於梁溪。周注誤以法章爲法言，又釋下登  
之字。李書知者尙少，余故舉其姓氏著述，以告承學之士焉。

北山移文誤字

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馳煙驛路，勒移山庭。新春黃先生曰，  
驛路與文義不屬，路疑當爲霧，驛亦馳也。王勃乾元宮賦，驛  
霧馳煙，卽本於此。復案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金陵地記，所舉  
孔文，正作驛霧，知唐宋傳本尙不誤，當依此校改。

# 文錄

## 文成公主頌

曾緘聖言

序曰：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公主本唐宗室，端莊美麗，體淨無瑕。弄贊陳兵索昏，遂殲淑女。語其悲憤，奚翅文姬。史稱弄贊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履絨綺以見公主。夫以犬羊之孽，勢虎豹之文，雖復身羅錦繡，豈足蔽其羶腥。縱使粉飾城宮，何遠優於旃毳？展如之媛，偶斯推鬢，一齊不改，遂以終身。意其必有天壤之嗟，而無如星之笑也。然終弄贊之世，吐蕃未嘗寇邊，而彼邦塗飾之俗，至公主而始革，又爲創立文字，制定律麻，教之以稼穡，授之以詩書，加以虔事浮屠，蔚爲國教，莊嚴刹土，常轉法輪。此其制作侔於聖人，應化幾於調御，非惟惠及二邦而已。實乃功存萬世焉。嗚呼！天挺此才，在於巾幗。繫空安在，定遠何人？是以中土播爲美談，彼邦奉爲神哲。古稱不朽，斯足當之。何必疑其燕婉之私，而代爲之扼腕也哉？民國二十七年，余以事至西康。今之康藏，昔吐蕃屬也。按其野蠻，知公主之遺愛；入其祠宇，觀公主之妙容；覽其記載，見公主之文章；觀其歌舞，存公主之故實。耳濡目染，魄動心驚者久之。詩序有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若公主者，歌詠之士，其能毋致思乎！故遂染翰伸紙，據辭獻頌云爾。

惟茂實之紀歲，余馮賦而西征，涉若水之奔川，次旄牛之故城，臨吐蕃之東鄙，指山川而目營，欽伊人之婉孌，因獻頌於文成。懿公主之初降，炳昭質於皇家，性柔嘉而有則，體明淨以無瑕，含旃檀之馥郁，挺若木之芳華，橫四海以流盼，懷中情其信姱。彼弄贊之陳兵，乃求致於淑女。胡有唐之不競，辱和親於之子。溯河源以西邁，願舊京乎萬里，臨長橋而啼血，雪浪浪之未已。（昌都今在漢女啼血橋）方王姬之下嫁，禮有迎其必恭，慕冠裳於上國，懷內疚於西戎，易部落爲城郭，回穹廡

乎室宮，衣純綺以自見，將踧踏其何容。帝女適乎槃弧，簡狄協乎玄鳥，惟佳人之既修，借彼僉以  
終老，除塗藉之陋俗，復面目之姣好。身既安乎室家，光乃被乎四表。書契替其結繩，稼穡啓其不  
毛，援詩書以敷教，布律曆之在條，求絕學於竺乾，致金身於大招，住牟尼之正法，駕阿育而高超。  
。無何廣莫之鄉，朴略鴻荒之世，彼夷狄之有君，待賢妃而成治。垂十善之寶章，宏經國之大制，  
備文物其粲然，故易聽而改視。橘有逾而成枳，士有去而智秦。有因禍以禱福，有後秦而先屯。假  
天衢於異域，成不朽於婦人。將運命之有屬，操厥柄乎鴻鈞。嗟末士之投荒，逢斯世之顛沛，履彼  
邦之舊域，懷斯人之遺愛，豈微管之足跡，固居夷而未悔，悵臨風以陳辭，邈銜思於千載。

## 印唐詩錄

蕭照羣

### 曉行南泉道中

重來舊地不勝情，指點遙山未記名。散霧林梢遲日出，如雲禾稼喜秋成。新添雨洗懸螺綠，側聽溪  
流活水聲。穿徑不辭衣袂濕，入懷珠露有餘清。

### 游紅豆樹土園歸戲東同行用坡公韻

一林紅橘論錢買，籬角黃柑就地堆。閒客趁晴隨野步，主人今日此園開。直尋花徑探梅去，重到水  
亭照影來。數問相思樹結子，可曾袖底有攜回。

## 啟事(一)

敬啟者徵募 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基金定於三月底截止所有業經協助諸君台銜尙未披露者容俟截止後一併登載即希

鑒諒爲荷

徵募胡翔冬先生紀念獎學基金委員會啟

## 啟事(二)

金陵大學文學院通訊第四期業經出版外埠校友恐不能一一寄贈如承函索當即寄奉

金陵大學文學院啟

##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爲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爲限。須臚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叢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爲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五分。(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壩)

電話：二二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